

压抑／解放二元对立，对不起——读《豪爽女人：女性主义与性解放》

胡锦媛

基本上，何春蕤所著的《豪爽女人：女性主义与性解放》一书是建立在「压抑」与「解放」对立的二元辩证上。作者首先在前四章痛陈「压抑」对女性所产生的不良效应，然后在第五章至第八章及第十章主张「解放」的必要，而「解放」的不二法门就是开拓多元化情欲空间。

在作者的论述中，「压抑」的效应是负面的：「不爽」、「挫折」、「退缩」、「僵化」、「扭曲」、「保守」、「低能量」、「弃妇情结」、「固定有限」，而「解放」则具有「豪（好）爽」、「肯定自我」、「充满活力及无限创意」等正面意义。既然「清秀佳人」是「纯纯的压抑着自己的性」的女人，「豪爽女人」是「性解放的、充满活力与魅力」的女人，作者呼吁读者「不做清秀佳人，要做豪爽女人」。区分清秀佳人和豪爽女人的「压抑」与「解放」因此是两个全面稳定的运作系统，两者之间并无晦暗的

中间地带。

傅柯（M. Foucault）在《性史》中曾质疑压抑／解放的二元对立，他指出此二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。透过「压抑」（repression），个人的情感经验比人际互赖（interdependence）、公 行动（public action）对于自我的定位更具举足轻重的力量；「压抑」强化情感的自主性（emotional autonomy），所产生的效应可能是反 有社会秩序的。傅柯的理论也许无法解释「压抑」所造成的所有恶果，但是它点出了「压抑」本身的不稳定性。《豪爽女人》的作者也注意到「压抑」（或「保留（reserve）」）与「自我」、「主控权」之间的可能关连：「女人在求爱的过程中爱要一点小小的招式，若即若离的，欲迎还拒的，……看起来她好像还有一点点的主控权」，但是她让「主控权……往往只建立在……唯一的一张底牌上，那就是她的身体……这种暂时的主控权也因此迟早会幻灭」（156页）这个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结论斩断了两者间的关连。除了身体，女人可以有智慧、金钱、名位等资源，身体当然不可能是所有女人行使主控权的唯一底牌，而「压抑」系统的运作也可能产生不同于「不爽、挫折、低能量」的效应。作者对于这种排除多元化（不同于

「唯一」）的、模糊掉各次元差异的做法其实是颇感不安的，她在全书各章因此不断强调「每个人的情欲快感模式有……非常个别的独特性」（127页）。如果解放的情欲快感模式具多样性，何以压抑模式及其效应独独不然？如果正如作者所说，以「女人」、「男人」来统称两种人口是「过分简化」的做法，那么「清秀佳人」和「豪爽女人」的区分法又何尝不然？

作者鼓励读者去操练性解放，但是对情欲资源的生产与保存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。在「性欲总是随着熟悉的程度递减」（102页）的前提下，作者建议要多看色情材料、多加几个性伴侣，却没有谈到情欲资源的膨胀是否会改变情欲生产／消费／保存的系统运作。一个时时拥有许多可消耗资源的情欲操练者会持续是个享受性的「虎狼」吗？作者说：「愉悦本来就来自踰越的危险情境」，但是当「压抑」被「甩掉」后，当性世界的危险已为豪爽女人所熟悉后，「愉悦」从何而来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在进入美丽的愉悦性世界之前，我们希望知道。

为了凸显性压抑和性别不平等间的关联，为了运动策略，作者说她「不得不略过另外一些层面……我似乎想不出有什么论述方式可以面面俱到而不

失焦点」（4页）。也许作者可以做实证研究来使论述更周全，调查「压抑」与「解放」如何在女性的现实生活中运作、在女性的自我定位上扮演何种角色——本书最令人瞩目的特点之一其实也是实证研究的缺席，作者常说「往往」（156页）、「事实证明」（131页）或「数据显示」（179页），却又未曾提出证据——也许作者终会因而抛弃压抑／解放二分的前提。

在提出性解放的主张时，作者所面对的是社会强势的一定观念，她自信的对话口气因此透露着几分恐怕不能说服他人的焦虑：「相信我」（142页）、「你可别以为」（107页）、「慢着！你别误会我」（104页）。作者甘冒被批判的危险，要以性解放运动来抵抗父权体制，读者应该付出心力与她对话。

（1994年11月13日中时晚报）